

本劇影電學文

斯大林格勒血戰記

作塔爾維·恩 聯蘇
譯人 金



斯大林格勒血戰記

蘇聯 恩·維爾塔作

金 人譯

東北書店印行

斯大林格勒血戰記 1948.11.初版

著 作 者 蘇 聯 恩·維爾塔
譯 者 金 人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瀋陽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佳。1—10000。

尼珂萊·維爾塔小傳

尼珂萊·葉甫蓋尼耶維支·維爾塔，一九〇六年生於舊坦博甫省的一個偏僻鄉村的一家鄉下牧師家裏，這位鄉下牧師對於政治的熱情，比對於自己的牧師職務要高得多。維爾塔在十六歲以前，一直過的是坦博甫省的鄉村生活；一九二一年成了孤兒和家『長』，他一直做了兩年農業工作。

一九二一年在未來作家的生活上，不僅僅由於困難的家庭生活佔了重要地位。這一年的開頭，反革命的安東諾夫運動，從基爾桑諾夫斯基和博里索格列布斯基森林，滾到了坦博甫省東南的平原，而安東諾夫就把自己的司令部駐紮在距離維爾塔家所住的村莊十五公里處的卡敏克村。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被安東諾夫的叛徒們所蹂躪和威脅着的村莊『加入了』暴動。於是安東諾夫，他的參謀人員及許多團長們就成了鄉下牧師家的非常經常的客人。村中的好房子時常就成為安東諾夫匪徒們司令部。這樣，維爾塔就不但瞭解了本村的安東諾夫派匪徒，而且瞭解了『暴動的禍首』。

叛亂的領導人物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這個非常好奇地注意聽着他們在參謀會議上講話，對俘虜的審問和閱讀堆在桌上的命令的小孩子。

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就是在敵對的陣營裏他也遇到了好運。和安東諾夫匪團作戰的紅軍隊伍的司令部，也照例是駐紮在村中的好房子裏。這樣，維爾塔就有了十分的可能從內部來看到在村中發生的鬭爭（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前夜）；他是在鬭爭力量的當中，對於任何一方面都沒有參加。

童年時代的印象印在我們的意識上是非常深的，它們也特別

清楚。這些印象，那時的農村生活的知識，對於叛亂的領導人物們和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力量的領導人物們的直接『熟悉』，和許多事變的普通的參加人物的童年的友誼關係——後來在作家的創作中表現了一定的作用。

在安東諾夫的叛亂鎮壓下去之後，維爾塔當過村中的牧童，村蘇維埃的抄寫員，後來獲得了到坦博甫中學繼續求學的機會。

但是他不僅要自己學習，還被迫『爲了日常的麵包』到離坦博甫城十二公里的林業學校去教小孩子們。一九二三年，在『坦博甫真理報』擔任採訪記者，他開始寫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常被刊登於報紙的文學副刊上……這些小說就可以說是作家工作的開始吧。

維爾塔在各邊區及各州的報館裏工作到一九三五年——到長篇小說『孤獨』問世之前。一直和農民，鄉村，集體農莊發生密切關係。新聞記者對農村工作的旅行活動使他在人民經濟的生長上得到許多知識。他也在劇院工作過，沒和報紙斷過聯繫：當過演員和導演，劇院經理。他在一個小劇院裏開始寫劇本。『孤獨』(一九三五年)和『規律』(一九三六年)出版之後，維爾塔給莫斯科藝術劇院寫了一個劇本叫『大地』(一九三七年)，從那時起又成了劇作家。同時他也寫電影劇本——這是一個對於作者學習在表現的和戲劇的高度性上，如何節省文字的最有益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作家維爾塔擔任了卡列里亞戰綫的軍事記者，衛國戰爭中——在北綫和在斯大林格勒。

一九三八年由於他的文學功績獲得列寧勳章。長篇小說『孤獨』在一九四〇年得過斯大林獎金。

本書是一九四七年作者所寫的『文學電影劇本』，據說已經在蘇聯拍成影片上演了。

本年三月，維爾塔的劇本『我們每天的糧食』又得了一九四七年斯大林獎的二等獎。

上集

影片名出現：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以後是照例的字幕。

然後出現一本佔滿全銀幕的書。封面上題字：

『偉大祖國戰爭編年史』

非常莊嚴緩慢地打開書頁。在書名的前頁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支·斯大林的肖像。

第一卷

編年史的頁徐徐翻過，下一頁上——是金字：

『斯大林格勒』

編年史又翻過一頁。

字幕：

『一九四二年夏天，在蘇聯國土的大片廣原上發生了大戰，這是超過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戰鬪。』

書頁翻過去。

發音：

『一千九百四十二年。蘇聯繼續單獨和巨大的希特勒戰爭機構作戰。』

莫斯科。克雷姆林宮。最高統帥

大本營

桌子上是一張地圖：頓河，頓河對岸的草原，伏爾加河，斯大林格勒和戰綫。

斯大林的關心的面孔，在這張地圖上面出現。

他穿着自己穿慣的灰色上衣，灰色的，套進軟靴筒子去的褲子。他的頭髮和衣服色調相近：不過頭髮並不是灰白色，而是那種純鋼一樣的亮灰色。在這個短促的

身型上，感覺有一種特別調諧的樣子，有一種特別堅強的神情。他的步伐是——堅定的，沉重的：那些到了年歲，而肯定相信永遠爲自己選定了的人生基礎的人們都是這樣走法。

辦公室內，除斯大林以外，還有華西列甫斯基中將，他是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高高的，挺直的身軀，頭髮斑白。

斯大林：很清楚——他們是向斯大林格勒進攻。

〔長時間的沉默。斯大林在辦公室內走來走去，吸煙。〕

斯：我們要第二次打退敵人對這個城市的進攻了。

華西列甫斯基：是個最大的戰略點。

斯：（沉默一下）把斯大林格勒送給敵人——那就是說把所有的優勢都交給敵人。保衛這個城市——就是說把敵人的雙手捆起來，給他的交通綫造成威脅。

華：（自言自語）完全正確。

斯：無疑的，佔領斯大林格勒——是這次戰役中，日耳曼總司令部的戰略計劃的最重要部份。（略停）我們還不瞭解計劃的全部細節。不過我覺得這個計劃，比去年佔領莫斯科的計劃更冒險……陳腐的，盡人皆知的戰術。一個强有力的楔子，進攻中的打擊。這辦法已經嚇唬不住我們了。我們有了經驗。（略停）不過兩翼伸展出去太長，華西列甫斯基同志。這是不應該忘記的。

華：我明白，斯大林同志。

斯：對於敵人的兩翼必需經常不斷地監視，而且要記下每一個德國的新師或希特勒同盟者的師的出現。

這很要緊。

華： 遵命，斯大林同志。

斯： 斯大林格勒一定要守住，不論花多少代價。（略停）就是這樣，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我們要贏得時間，叫敵人多流些血。在這方面採取了些什麼佈置？

華： 我已經 命令斯大林 格勒要塞區司令托爾 布興將軍，對接近城市入口處周圍內外部的建築都加以強化。現在有十五萬斯大林格勒的居民正從事防綫的建築工作。

斯： 好。

華： 第六十三軍正遵照您的命令，向巴甫洛福斯克——月中斯卡亞——謝拉菲摩維支一綫移動（向地圖上指點）。第六十二軍佔領了柯列特斯卡亞——蘇洛維肯諾一綫（指地圖）。第六十四軍——在蘇洛維肯諾——上庫爾莫亞爾斯卡亞一綫。由北高加索前綫調來的第五十一軍佔領了上庫爾莫亞爾斯卡亞——孔斯坦丁諾甫斯卡亞一綫。

斯：（想了一下之後）我認為，柯列特斯卡亞——謝拉菲摩維支的前綫必需要加強。您還有什麼預備軍嗎？

華： 還有第二十一軍。

斯： 把它派到這個地區去（向地圖上指點）！

華： 遵命。

斯： 編成第五十七軍的工作怎樣啦？

華： 進行啦，斯大林同志。

斯： 要趕快編成。

華： 遵命。

斯： 在離斯大林格勒最近的地方，大本營要準備兩個海軍旅，六個從北高加索前綫調來的，由步兵學校學生組成的營，和一個『恩·克·月·德』（註）師的預備軍。

華： 是啦，斯大林同志。我根據您的指示，準備下令把它們調到斯大林格勒來。

（斯大林讀命令，沒有坐下去，站着，用一隻很粗的藍鉛筆在命令上簽字。）

斯： 就是這……不論我們的軍司令官們如何抱怨，您不要調預備兵去安慰他們。一個營您也不能從莫斯科附近調動。一個營也不行！！

華： 遵命，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走了嗎？

斯： 可以。再見。

（華西列甫斯基走出。斯大林沉思着，在辦公室內走來走去。他走到放地圖的桌子面前。他的面孔很憂鬱。）

說明：

（戰爭場面）

『一九四二年七月，敵人利用坦克車隊的猛攻，衝破了丁莫申柯指揮的西南戰綫，馮·巴羅士的第六軍和馮·高特的第四坦克車軍的隊伍佔領了米列洛窩，康琪米洛甫克，博蘭甫斯卡亞，摩洛佐甫斯基。』

威尼查（註）附近森林裏面，希特勒
的大本營

（註）『恩·克·月·德』是內政人民委員部的縮寫。這種部隊是受過特殊訓練的，等於黨衛軍。

——譯者。

（註）在『基輔』附近的一個小城。

——譯者。

希特勒大本營的作戰部長的辦公室內——希特勒，
凱塞爾，姚德爾，『甲』組軍總司令柯萊斯特元帥，『
乙』組軍總司令魏賀斯上將。

凱塞爾：（指地圖）我的元首！馮·柯萊斯特元帥
的大軍佔領了伏羅希洛夫格勒，沙賀特，而且正在
頓河上的羅斯托夫進口處戰鬪。馮·魏賀斯上將的
大軍先鋒隊已經進到頓河西岸的俄國軍隊的防綫。

希特勒：我不能把自己的軍隊停留在頓河上面。魏賀
斯將軍，您向東方的進軍可太慢啦！

魏賀斯：我的元首，誰也沒想到，俄國人們能進行着
這樣殘酷的戰鬪向後退。

希：我不願聽任何解釋，魏賀斯將軍。您破壞了最
高指揮部的重要計劃。柯萊斯特元帥！九月二十五
日，您一定要到巴庫。

柯萊斯特：執行您的命令，我的元首。

希：我們應當切斷敵人的最大的交通綫——切斷伏爾
加河，然後我們向北一轉，沿伏爾加河向上，切斷
莫斯科和烏拉爾的聯絡。八月十日我們要到薩拉托
埠，十五日到庫依貝舍夫，九月十日到阿爾匪麻
薩，於是中央的軍隊從西方向莫斯科打擊。與布爾
塞維克首都莫斯科陷落的同時，蘇維埃就會退出戰
爭。馮·魏賀斯大人，您要用自己的遲鈍方法破壞
這個計劃。

魏：我承認錯誤，我的元首。我改正錯誤。

希：我堅決主張這些日期。我命令充分利用有利的情
況。

凱： 在他們正在爭論第二戰綫的時候，這完全是必要的。

希： 第二戰綫！胡說八道。盎格羅撒克遜人不是這樣的傻瓜，竟會挽救布爾塞維克主義。什麼？除此以外，用不到再過半年，我的坦克車就可以耕耘大不列顛的土地了，而且犁要下多深就多深。（略停）我想在一個一定的城市地方達到伏爾加河。這個城叫斯大林格勒。我想佔領它，你們知道，我們是有深謀遠慮的；我要統治它。我們在把它佔領之後，就不再退出去。更進一步說，這是個歷史的戰略點——斯大林格勒。

姚德爾： 多偉大的思想啊！

希： 魏賀斯將軍，柯萊斯特元帥的兵團和您的兵團——就是我決心用來砍碎俄羅斯的那把萬能斧子。頓河上的防禦工事嗎？一面走就一面衝破它們啦！以後您就再不會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抵抗了，——俄羅斯人失掉了基本力量。現在我命令您粉碎他們這些可憐的殘兵……

凱： 我們有一百七十九個師在東方作戰，還不算我們盟國的軍隊。我們把我們盟國的軍隊吸引到這次戰爭裏面來。

希： 等把蘇維埃消滅以後，羅美爾元帥就可以一下子把盎格羅撒克遜人永遠趕出非洲，——他正準備決戰。我們通過近東。柯萊斯特元帥就可以和羅美爾的優秀兵團會師。我們切斷印度和不列顛的交通。我們雙腳站定在大陸上，於是從這兒把手套向美國

扔去。是這樣吧？

魏：我的元首！馮·巴羅士元帥的第六兵團，在上布津諾甫斯基——卡拉契方面，（指地圖）用兩個梯隊進行打擊。高特兵團的南部軍，從摩洛佐甫斯基區向西北，直趨卡拉契（指地圖），進行自己的攻擊，以便達到把蘇維埃的第六十二軍包圍鉗擊的目的，同時還在月爾恰契和卡拉契的許多據點處，佔領渡過頓河去的渡口。

希：好難聽的名字（『月爾恰契』俄文原意是『打轉轉』，希特勒很迷信，所以呪罵）！可要把舌頭累斷啦。

魏：我的元首，我答應您在七月二十五日到斯大林格勒！

說明：

（戰爭場面）

『七月十七日頓河對岸的兩路德國突擊兵團展開了殘酷的戰鬥。』

發音：

（戰綫地圖的場面）

『德國人用了十七個步兵師，四個坦克師和四個機械化師的兵力，分成兩個楔子進攻了。紅軍最高統帥部立刻採取了反擊。把第六十四軍的一部，兩個狙擊師和一個坦克車兵團調去迎擊敵人。托爾布興將軍的從新編成的第五十七軍被調到南部正面戰場上去。在頓河上血戰二十日；敵人被阻擋住了，贏得了加強防禦斯大林格勒的時間。』

一個連續翻動的場面

……許多架拋出報紙的輪轉機。每一個題目上都有『頓河』這個名字——都印在報紙的第一版上。

『真理報』，『每日工作報』，『紐約時報』，『泰晤士報』，小型的祕密報紙『人道報』。南斯拉夫，捷克的祕密報紙……所有的標題都一致登載：

『在崔姆梁斯卡亞地區，正進行爲了爭奪頓河渡口的殘酷戰鬥。

蘇聯情報局。』

『巴羅士和高特的軍隊被迫在頓河進行拖延時日的戰鬥。』

『人類的命運要決定在頓河上的戰鬥。』

『頓河——是人類的堡壘。』

『俄羅斯人在頓河上阻攔住了德國人。』

白宮。華盛頓

羅斯福正讀報紙。報紙的首頁上大字刊載：『俄羅斯人在頓河上阻攔住了德國人。』

羅斯福：（向一個坐在他對面的新聞記者）是誰斷定的，德國人一面走就能一面渡過頓河的？

新聞記者：打算錯啦，總統大人……

羅：希特勒打算錯啦，先生。他的黨徒們在這兒打算錯啦。

新聞記者：所有的報界都這樣斷定的，總統大人……

羅：報界！什麼報界呀！……（扔開報紙）。報界也會認爲我們對防禦的準備是對戰爭的歇斯底里的煽

動啊。他們勸我們不要送軍火給俄羅斯人。他們對我們說，軍火一定會落到德國人手裏。可是俄羅斯人却是這樣地戰鬥，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軍隊這樣戰鬥過。

新聞記者： 是的。我親眼目覩了這情形。

羅： 您既然瞭解俄羅斯，那末是怎樣想法：怎樣才能幫助它呢？

新聞記者： 向大陸上進軍，總統大人。這是歷史上的必然結果啊！

羅： 不過，我的天，這可不是我說了就能算的！對於拖拖拉拉的情況能怎麼辦呢？反正是，像練拳術時撲打一個裝滿濕糞的口袋一樣。你只能丟髒……

新聞記者： 不列顛人希望獲得廉價的勝利。

羅： 是啊！是啊！他們以為和平就是可以用廉價勝利得到的。

新聞記者： 他們對於北非的戰爭呼叫，好像那兒就可以解決戰爭的命運。他們和羅美爾的十二個師打仗，就像俄國人和二百四十個師打仗一樣。總統大人，我想，如果在法蘭西沿岸登陸一小隊軍隊的話，那要比到非洲去兩個軍還有更大的意義。

羅： 最後政治的壓力一定要迫使大陸上進行一個戰役。

新聞記者： 聽說在非洲又有什麼新戰役了……我不明白：那些不能渡過僅隔二十公里寬海面的英倫海峽的軍隊，却真能很容易地在毫無掩蔽的海上走一千

公里，調到非洲去嗎！？

羅： 請不要預期有這樣事件。這是——祕密。（笑）

新聞記者： 我同意把這事保守祕密，總統大人，不過我要請您肯定講一個意見作為交換，地中海——是英國的問題，但是合衆國的主要目的——是向歐洲登陸嗎？

羅： 您就算咱們交換過了祕密吧。

新聞記者： 非洲，地中海，自然還有巴爾幹。總統大人，巴爾幹——就是那個您一直沒有變換過羅盤方向，同時也就是英國戰略方針一直對準的目標。您不覺得，這個方針的趨向不是什麼反對希特勒，却是反對那著名的布爾塞維主義嗎？

羅： 您想像我要求的可太多啦。我只不過是合衆國的總統。

新聞記者： 總統大人，在歷史的長途競賽中，反正要保證英國人的頭馬地位，不是這樣嗎？

羅： 您太希望得到明確的答案啦。

新聞記者： 我覺得，我們對拉曼沙的德國海岸防綫的全部估價——只是日耳曼人宣傳的勝利。

羅： 存在着那樣一件東西，對於這種東西我的歲數太大了：我不能把帶着腳鎖的邱吉爾隔着拉曼沙海峽拉過來。

新聞記者： 總統大人，好機會是轉瞬即逝的。

羅： （略停之後）我只能說一句話：如果有人要在我們和俄羅斯之間散佈仇恨的種子，那麼對於人類就是苦痛。